

术感染力；而年腊梅在《黑腊肠》中对童工的塑造悲剧意识不足，只是把童工的悲惨生活展现出来，而没有运用悲剧的手法：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而童工这一形象的艺术感染力不够强烈。

第三节 市井小民

这一节主要分析两位作家笔下的市民。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比较两位作家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及对主题表现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 人物形象

(一) 老舍的《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一个普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背景，来展开故事情节。以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的屈辱、悲惨的经历，来反映北平市民在八年抗战中惶恐、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及和各类人性，再现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祁老人代表着清朝人。一脑子的中庸之道，主张一切事情“忍”为先。总希望和平，希望四世同堂的和睦景象。父亲祁天佑是清朝加民国人，因不堪日本人的侮辱而投水自尽。老大瑞宣是纯粹的民国人。与祖父在年纪上只差了四十岁，而在思想上却相差有一两个世纪，是四世同堂的顶梁柱，是一个想革命而不能革命的人，知识渊博，懂英语，为谋生而屈于英国府做事。也因此被日本人带入狱一次，后配合老三搞地下工作，敢于承担大事，忧国忧民，是本书正直的主角。老二瑞丰是瑞宣眼中最无聊的人。正如书中所说：他们丑，脏，无耻，狠毒，他们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是由日本的“支那通”鉴定的超等顺民。他们繁于巴结日本人，他们敢于落井下石。在瑞宣入狱时，竟能心安理得的离去，无不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四世同堂》人物有如下几类：一类是善良愚昧、怯弱保守，因循守旧，满足现状，与世无争，冷漠无情，是一批安分守己的百姓如祁老人，祁天佑等；另一类新旧交替时期的人物，他们惶惑、犹豫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如祁瑞宣等；还有一类就是有理想，有胆识的进步人士如祁瑞全等；另外就是丧失了人性的一类如祁瑞丰等。

(二)《轻风吹在湄江上》中讲述着一个对读者来说并不新鲜的爱情故事：一对生活在泰国的华侨青年热烈相爱了。后来男的回国求学，因中泰断交，双方失去联系，女的在泰国一等就是三十年。当她感受到绝望之际，中泰两国建交了。于是，这个叫安巧娜的女子便和她的女友到汕头旅游，当然，更主要的是寻找她年轻时候的恋人——白子培。小说写到这里，插进了一段回忆，即写安巧娜的童年，写她家的破产，写她坎坷的生活以及与子培的爱情。

她的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泰国人。当年她妈妈思念故乡心切，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希望回中国定居。然而抗战爆发，回国的希望破灭，家庭一夜之间变得赤贫，父亲一气之下离开人世。因此她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去给人家作女佣和童工。

后来她努力奋斗成了一名服装师，还开了一间小小的服装学校。作者又将她拉回到现实，安巧娜在潮汕码头上见到她朝思暮想的恋人的子培，没想到子培已经有了妻室。这使安巧娜着实痛苦了一阵子。但她很快就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将带来的高档商品全部送给了子培一家人。

因为战争及中泰关系的变化，造成了安巧娜童年时代的不幸，青年时代的痛苦。她在回泰国的途中，当她又见到昭拍耶河水，她的内心激起了阵阵涟漪，她终于理性地意识到：“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中国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我不能偏爱任何一方，我……我还是承认是半个中国人，又是半个泰国人吧。”^{[1][P87]}于是她理解了她的母亲当年的做法，并原谅了她的恋人后来的背叛。

年腊梅笔下的市民形象有两类，一是愚昧、自私、贪婪的市井小民。如白子培，王如如等，二是善良、独立、自立更生的市民。如安巧娜等。

二. 思想意蕴

(一) 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于其经济的发达、武器的先进，而且还取决于该民族普遍的社会心态。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为什么却遭受日本人的侵略，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老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五四”传统，他把造成国人性格懦弱、敷衍、苟且偷生的思想根源指向传统的北平文化，而整个北平又是以家族文化为基础的。因此老舍在作品中便

[1] [泰]年腊梅. 湄南河畔的故事[M]. 曼谷: 八音出版社, 1970. (7)

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和批判。众所周知，“‘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像他人夸耀的资本。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虽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有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1]P1147}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沿袭下来的。

这篇小说表现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小说以宏阔的文化批判的视角，解剖了被征服民族的国民性格。在外敌入侵时，我们这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倒是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小说里祁老太爷当了亡国奴还忘不了庆寿。同时作品也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硕，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通过北京小胡同四世同堂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反映了抗战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深刻的揭示了国民性格中的可悲性。

(二) 作品通过安巧娜童年的遭遇及爱情的不幸，反映了战争，社会动乱以及中泰关系的变化对泰国华人家庭及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揭示了造成泰国华人生活、家庭，爱情不幸的历史原因。并歌颂了真挚的爱情和高尚的人品，赞美了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反映了泰国华人对祖国——中国深深地眷恋，对祖国——泰国的深深的爱恋，即泰国华人的思乡之情和爱国之情。这篇小说表现了战争，中泰关系，爱等多重主题。如：

1. 表现了战争，中泰关系的变化给泰国华人造成的不幸。如：“正当刘家一众成员拟动身回中国居住的时候，日军正好登陆南洋，泰中两国交通立即中断，一家人不得不留下来。此时房地产已经出卖了，钱也汇回中国乡下，由刘军的

[1] 老舍. 四世同堂[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5)

堂弟接管。从此，刘军也没有生意可做，手头也无现款。他们一家由小富而降为穷人，安巧娜的父亲忧愤成疾，不久竟撒手尘环，可怜的安巧娜年方7岁。”

[1][P30] “子培是瞒着双亲跑回中国的，初始数年，他和安巧娜尚保持信札往还。安巧娜不时汇款接济子培，到了分离十年之后，子培被调往偏僻地区，彼此便失去联络，虽然音讯杳杳，安巧娜仍无限深情的等待着……” [2][P34] “中泰两国航运中止二十余年。一九七五年，两国重新恢复邦交之后，……一次历史性的航运终于来临了。 [3][P34] 抗战时期安巧娜家庭破碎，中泰关系恶化后安巧娜失去了爱情。

2. 表现了泰国华人对中国和泰国的深深的爱。这篇小说不单纯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它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泰国华人对祖国——中国深深地眷恋，及泰国华人对祖国——泰国的深深爱恋：

“安巧娜的妈妈是中国人，当年她妈妈无时无刻地怀念她的家乡，时常给她的儿女们讲述在家乡的情趣，风光和众乡亲，还不时汇款项回乡，命她的侄儿为购买田地、兴建大屋、……” [4][P30] “谁都知道50年代曼谷的华裔，正流行着回中国热，他们的心目中只有祖国而没有家。特别是十六、七岁……二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大家一窝蜂的想飞回中国去。读书也好，服务也好，甚至有些年轻人。明知家中缺少人手，没有他留在这里做生意是不行的，他们还是抛下年迈的双亲，不管父母如何反对，还是同朋友一走了之。……” [5][P33]

“这里是我们出生的地方，中国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我不能偏爱任何一方，我……我还是承认是半个中国人，又是半个泰国人吧。” [6][P48]

“她爱极了这条有点弯曲，孕育她长大的河流，更爱河上的小艇，贩卖水果的小贩，糖果船，咖啡……” [7][P24] “安巧娜又看见昭拍耶河水，她笑了。” “她看见女儿和他的生母——子芳，手里捧着茉莉花串，正向着船上的人摆摆手” “一阵阵清风吹过，河水激起阵阵涟漪，她真想跳下河里去浸个浴……” [8][P48]

安巧娜不仅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泰国，而且也深深地理解了母亲和恋人对中国的那份眷恋。

3. 歌颂了真挚的爱情、高尚的人品。安巧娜与白子培从小青梅竹马。白子培去中国读书后，安巧娜常常寄钱寄物帮助白子培。他们相约十二年后相聚，然

[1][2][3][4][5][6][7][8] [泰]年腊梅. 湄南河畔的故事[M]. 曼谷: 八音出版社, 1970. (7)

而二十四年过去了，白子培已在中国结婚生子，而安巧娜却不顾亲人的劝告，还在苦苦等待。当她来到中国，见到了白子培，知道他已经结婚，并有一双儿女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么多年来情感的付出，青春的流逝，希望的破灭，这是多么悲哀和不幸。然而她还是原谅了他，并把带来的高档商品送给了白子培及家人。因为她相信：真爱是无条件的奉献一切。作品歌颂了安巧娜的真挚爱情和高尚品格。

4. 赞美了女性的自立、自强精神。作品中的主人翁安巧娜的一生是不幸的。但是她并没有在不幸与打击中倒下去，而是自立、自强、勇敢地站立起来。从一个小学徒变成服装师，并办了一个小小的服装学校。还买了一套前面临街，后面可以通向河边的屋子。她用工作来化解烦恼和填满寂寞。剪裁衣服，培养学生、培养教育养女，过着恬淡而充实的生活。她认为“有一个丈夫并非十分荣耀，而没有男人并不见得那么丢脸或遗憾！一个人至少能做到不危害社会，不剥夺他人幸福也就足够了。”^{[1][P64]}这些朴实的语言，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为千万个苦难中的女性树立了榜样。

三. 艺术特点

(一) 《四世同堂》是一部宏篇巨著，它是老舍文学创作中的里程碑。其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这部小说通过抗战时期北京小胡同的典型环境和一家四代的典型人物，来反映抗战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深刻的揭示了国民性格中的可悲性。其结构纵横交错，人物关系复杂众多，思想意义深刻，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具有浓厚的京味儿。

(二) 《轻风吹在湄江上》是年腊梅的文学创作中的代表作。它代表了年腊梅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泰华作家合作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就是以此来命名的。它不仅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谋篇布局，而且还运用意识流和心理描写的手法，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首先它的主题十分明确，即描写战争，中泰关系的恶化给泰国华人造成的不幸和人不仅要热爱生他养他的祖国，而且人与人之间要真心相爱，不必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历史的过失等。其次，她十分注意人物的塑造，小说通过各个方面的描写突出了安巧娜的勤劳、坚强和痴情，特别是她的善良和大

[1] [泰]年腊梅. 湄南河畔的故事[M]. 曼谷: 八音出版社, 1970. (7)

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次，它按照时间的顺序把事件的先后逐次叙述下来，中间穿插了一段回忆，开头和结尾以风俗景物描写作为点染，使小说具有诗情画意。散文化小说有着浓郁的泰国风情，其中潮汕地方语言给人一亲切感觉。年腊梅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将多丛主题及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有机的糅合在一起，并巧妙地表现出来，还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生动感人，而且还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景抒情。这有力的证明了年腊梅的文学修养和造诣已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四. 分析比较结论

(一) 其共同点是：

1. 人物形象相同。他们都表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人生百态。
2. 主题思想相同。他们都是以普通市民的生活来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如抗日战争，国民性，中泰关系等。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作了深刻地揭露和剖析。其特点是揭示了在战争与社会动乱中，普通市民的价值取向及命运归属。

(二) 其不同点是：

1. 主题的表现形式与特点不同。

(1) 表现形式：《四世同堂》这部小说是一部宏篇巨著。它是老舍文学创作中的里程碑；而《轻风吹在湄江上》是一部短篇小说。它是年腊梅的文学创作中的代表作。

(2) 其特点是：《四世同堂》是一部叙事部巨作，其结构纵横交错，人物关系复杂众多，思想意义深刻，人物形象生动。它是一部三十年代北京的风俗民情画卷。其语言具有浓厚的京味儿；而《轻风吹在湄江上》它是一篇散文化小说，它散发着浓郁的泰国风情，它是一幅泰国水乡的风俗民情画。其中潮汕地方语言给人一亲切感觉。

2. 对主题的开拓的高度不同。作为现代文学大师，在《四世同堂》这部小说中，老舍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来剖析国民性，思考国家，民族的出路；而在《轻风吹在湄江上》这篇小说中，年腊梅只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来反映战争，中泰关系这

些重大的社会主题。没有站社会的，历史的高度对这一主题作深入广泛的开拓。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提出深刻的见解。

本来战争及中泰关系这类主题是可以作大文章的。而《轻风吹在湄江上》它是一个短篇，它只反映了一些侧面。

第三章 宗教信仰对年腊梅与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宗教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发生学角度上来讲，许多学者坚信文学起源于宗教。文学的“宗教发生说”虽然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和可能，但两者之间具有的密切关系却是可信和无疑的。自宗教与文学产生以来，二者一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宗教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故事，中西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故事和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宗教还提升了许多文学作品的精神格调和诗意品质。”^{[1][P1]}中外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拜伦、雪莱、雨果、诺瓦利斯、夏多布亚昂、乔伊斯、奥尼尔、叶芝、鲁迅、曹禺、林语堂、许地山、冰心等中西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也蕴含了强烈的宗教情怀。老舍、年腊梅也不例外。

基督教主张“博爱”、“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等，佛教主张“因果报应”、“慈悲情怀”、“四大皆空”、“世事无常”、“人生虚幻”、“清净禅悟”、“地狱”与“人间”等，这些直接影响到老舍和年腊梅的文学创作，其中的点滴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体味。

第一节 宗教信仰比较

一 老舍的基督教和佛教信仰

老舍与基督教和佛教结缘甚早，对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深刻的两种宗教都进行过深思和探索，最终做出符合自己人生理想的宗教选择。他还把一生的主要

[1] 王俊虎. 试论宗教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J]. 佛学研究网, 2009. (3)

精力用于戏剧和小说的创作。两种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宗教和两种最为显赫的文学体裁在作家老舍的身上聚集、凝结、碰撞。1922年，老舍领洗入教，做了一名基督徒，期望从《圣经》来寻求灵感和智慧，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提高中国人的人格品味。和其它现代作家相比，老舍更看重基督教所宣扬的殉道和牺牲精神。老舍曾担任绿树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主日学主任，还写过一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宣传“华人自办教会”，主张自培自立。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惜没能存留下来。之后，他又参加英文夜校的学习，义务为它做些服务，在这里认识了后来对他人生有巨大影响的许地山、白涤洲和夜校主持人刚从英国回国的缸瓦市基督教会主持、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会长宝广林，和他们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宗教和改造社会、为社会服务等问题。

老舍虽然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但务实、清醒、不重形式的宗教态度决定了他并不排斥也不反对其它宗教。在基督教之外，老舍与佛教还有着不解之缘。幼年家贫如洗的老舍之所以能够读书识字，完全是佛光普照的结果。改变老舍命运的是后来法名为“宗月”的佛教界人士刘寿绵。老舍的曾祖母在刘寿绵的祖父在云南做官的时候，给刘寿绵的祖母当过佣人，主仆关系甚好。刘家虽阔，但是并没有忘记舒家，不时过来走动，一次偶然的机，刘寿绵将老舍送进学堂，彻底改变了这个穷孩子的人生轨道。刘寿绵虽然家财万贯，但却乐善好施，由于不善理财，家境逐渐败落。尽管刘寿绵的妻子儿女守着饥寒，他还是设法办贫儿学校、开粥厂，老舍虽然对刘大叔的行为有看法，但是面对他的热心和真诚却只能支持和帮助，做贫儿学校的义务教师，给穷人散发粮米。1925年，千金散尽的刘寿绵穷困潦倒，出家当和尚，法名“宗月”，即后来老舍多次提到的“宗月大师”。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读书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师资助的结果。短篇小说《微神》就是老舍对刘寿绵女儿初恋的文学表白，也是老舍因佛结缘的明证。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到老舍对佛教文化的喜爱和推崇。《四世同堂》中的明月和尚身上能看到“宗月大师”的影子。

老舍在文学作品中大力弘扬基督的牺牲精神和殉道精神，给萎靡不振、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民灵魂吹进一股异域清风，祈求中国民众的团结、奉献、爱国精神，以使华夏民族能够救亡图存，重新振作，获得民族新生。老舍吸取了基督教教义的精髓，为我所用，借此改造与重建国民灵魂。在赞美基督教的同时，

老舍又以理智的眼光来审视基督教，对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漏洞和局限也洞若观火，作品中写到一些素质低下、入教动机不良、借“洋教”梦想发财、横行乡里的中国教徒以及借传教宣扬西方殖民思想的传教士形象，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了基督教存在的问题以及缺陷。

二. 年腊梅的佛教信仰

泰国是佛教国家，一切艺术、文学、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都是围绕其宗教而发展并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宗教文化是一股现实的力量。华侨华人的生活也自然受到佛教的影响。这在泰国华文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反映。年腊梅是出生于泰国生长于泰国的华人，她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她属于平民知识分子，她的大部分作品总是站在贫弱者的立场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用汉语文学语言表达泰国华侨华人及当地人民的情感和思想，其作品始终以反映大众苦难为文本思想，包括经济危机、生活艰难导致的悲剧，资本家对平民百姓的欺诈和剥削等。

在泰国，过度纵欲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令女性的社会处境堪忧，尤其是那些来自泰国农村和外地的泰族、华族女性，她们常常由于无知、贫困而沦为遭人践踏的下等妓女。“卖笑”一词背后藏匿着悲愤痛楚的哭诉。卖春女的泪水和愤恨不但深深地打动了泰华作家，而且鞭挞着每一位践踏人性者的心灵！在年腊梅的文学作品中，她始终以一种平和宽容的心来审视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用最朴实的话语描述着社会的阴暗面，讲述着穷苦人民的悲欢离合。诉说着他们的痛苦心声，同时也展现了年腊梅的爱心和同情心。她至始至终保持这样的信念，即人性本善。人生来是平等的，之后的不平等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年腊梅博爱，有奉献精神，这不仅仅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她的为人处世，个人魅力也展现着她性格的倔强，不屈不挠，奋斗到底的精神。在癌症晚期，卧病在床，仍坚持写作，念念不忘她毕生钟爱的文学事业。这种为文学献身的精神值得后人钦佩和学习。

是什么支撑年腊梅这样投身于写作？是什么力量使她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放弃？是信仰的力量。信仰是伟大的，唯有信仰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年腊梅靠着信仰，精诚灌注，矢志不移，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步步走向文学殿堂，其中的艰难险阻都不会成为她追求理想的绊脚石。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不会畏

惧死亡的，年腊梅坚信人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就要为社会奉献一天。因此，她可以如此平静地迎接死神的来临，如此安详地走向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花落无声却有力，年腊梅用五十九年的人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文学事业奉献了一生，坚定而忠诚。她的逝世也是泰华文坛的一大遗憾。她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文学作品，她的热爱文学事业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后人。即使多年过去，人们仍在缅怀这位执着地投身于文学创作的作家。

第二节 年腊梅与老舍作品中的宗教文化底蕴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两汉之际。由于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相吻合，加上历代中国皇帝的提倡，上行下效，逐渐为中国朝野所接受，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禅宗——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佛教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文化思想起到了融合作用，与中国儒道思想融为一体，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对中国士大夫文人影响极大。

关纪新撰着的《老舍评传》堪称是近年来老舍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也是重庆出版社近年来所系统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之一。《老舍评传》将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概括为“庶民文学的现代经典”，至为精辟。老舍写这部小说的切入点是城市平民的生计，而落脚点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作品揭示出“个人奋斗比登天还难”，切中社会、时代的黑暗本质；老舍全力写出了祥子由人变鬼、从肉体到心灵的毁灭过程。“骆驼祥子”的现代性全系于此悲剧内涵。中国文学自古便缺少宗教精神，缺少悲剧的震撼力。老舍酷爱《神曲》，追求“灵的文学”，他的幻灭型的悲剧艺术《骆驼祥子》就是与宗教哲理的追求密不可分的范例。小说《四世同堂》虽然正面没有过多描写明月和尚，但作者通过侧面描写烘托出明月和尚的高洁品质，尤其通过钱默吟的思想转变，显示出佛教文化的高深莫测。钱默吟跟祁瑞全谈到明月和尚时说：

“他是明月和尚，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很纯真，也很奇怪。

我呢，当初认识他的时候，是一心想要报仇，要杀人。他呢，尽管北平城亡了，还不改变他的信仰，他不主张杀生。这样，我以为即使佛生在北平，佛也得发怒，也得去抗敌，假若佛的父母兄弟被敌人都杀害了的话。明月和尚不这样看，他以为这个侵略，战争，只是劫数，是全部人间的兽性未退，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罪过。说也奇怪，我们两个人的见解是这么不同，而居然成了好朋友。他不主张杀人，因为他以为仇杀只助长人的罪恶，而不能消灭战争。可是，他去化缘，供给我吃，他不主张杀人，而养着手上有血的朋友；可笑！”

“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正像明月和尚老看着西天那样。我不必再老咬着牙，拧着眉了，而可以既不着急，又不妥协地往前干去；我知道我所干的是任何一个有心思，有理想的人，所应当干的；我能自信了。是的，今天我没有，将来也不会，皈依佛法；不过，明月和尚的确给了我好的影响。我很感激他！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敌报仇走到建设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乐乐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1][P1047]}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以饱含敬意的笔调塑造了一些宁死不屈，有中华民族气节风骨的形象：祁天佑、李四爷、钱大妈等都以死抗争敌人的压迫；钱诗人、祁瑞全、钱仲石、刘师傅乃至尤桐芳、高第、小文夫妇都有在敌人的压迫面前奋起反抗，不愿做奴颜婢膝丧失国格、人格的亡国奴。老舍在作品中同时让那些在抗战中未能对自己、对民族负责的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大赤包、冠晓荷、祁瑞丰、蓝东阳、胖菊子、牛教授、招弟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通过这两类形象的塑造，作品表现出“个人灵魂高贵性以及人类道德的尊严性”的主题。突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其中也包含人要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强调对自己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个人态度在这里被视为一种“罪”而应受到谴责和审判。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每个人不仅要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准则，更要对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要忠于自己的国家。这是老舍在抗战年代的精神立场。也是老舍的宗教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及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老舍不仅在作品中描写了一切正面的佛教人士形象，而且也揭露了那些形

[1] 老舍. 四世同堂[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5)

色色打着信佛旗号而非作歹的人。老舍虽然自小受佛光普照，对佛教文化始终心存感念，但是和对基督教一样有着清醒理智的态度。他在作品中也不仅仅是一味推崇佛教文化，赞颂佛家子弟和佛教界人士。对一些打着佛教幌子的不良之徒也给予尖锐的讽刺和嘲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冠晓荷，也是这类货色：他打着“研究佛法”的幌子，奴颜婢膝、为虎作伥，甘心替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走狗，典型的民族败类。当抗战就要胜利的时候，小羊圈胡同的老百姓和全中国的老百姓一样全都充满了期待、兴奋和激动，可是汉奸走狗冠晓荷和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抗战捷报使得他心里并不十分痛快，他其实根本不关心打仗的地方、战争的危害、国家的存亡，操心的是自己究竟如何投机，以便战争结束后，自己可以浑水摸鱼地归属于战胜一方，至于中国胜或败，那并不重要。关键自己要善于把握时机，无论何时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作者通过对冠晓荷战时心理的微妙分析，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所谓虔诚信仰佛法的伪教徒的丑恶嘴脸，老舍塑造的这个披着佛法外衣却亵渎佛法的人物形象在战时的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读者也能在精神上更加了解到老舍真实的心灵世界。

综上所述，老舍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极为理智清醒的，宗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写作素材，启发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和心扉，同时也提升了老舍文学文本的思想文化意蕴。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现代中国，当绝大部分现代作家把文学创作焦点聚集在芸芸众生的此岸世界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时候，老舍以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和虔诚的佛教徒把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人生彼岸，延伸了老舍作品于那个血与火交织的革命年代的美学距离，这或许是老舍作品至今仍然活跃于影视网络传媒的一个重要因素。^{[1][P6]}

信仰佛教的年腊梅，其作品中也渲染了宗教色彩。在散文《常青藤》中，表现了热爱大自然，爱惜花草树木的博爱之心；小品《弄斧集》中则表现了爱民爱国洁身自好的仁慈之心。文章以呈现社会现实和社会现象为主，倡导仁爱，爱人，大义，无私。她的作品多以悲剧色彩为主，展现人生的种种苦难。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离别只苦，所求不得苦等都饱含了宗教哲学。

小说《推炭车的老头》中，描写了七十古来稀的许伯拉炭车的故事。许伯有

[1] 王俊虎. 试论宗教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J]. 佛学研究网, 2009. (3)

一个有钱的儿子，可是许伯却一大把年纪还在拉炭车卖炭。但尽管如此，他也没有自怨自艾，他仍然怀着乐观的心态，帮助比自己更穷的人。即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许伯也心甘情愿地省吃俭用，把自己卖炭的钱积攒给王嫂家的儿子大弟上学，不求回报。而正当大弟即将毕业得时候，许伯却撒手人寰了。对于许伯的去世，年腊梅是这样描写的：“是大雨后的早上，马路积水数寸，许伯照常推着小炭车，涉水越过马路，不幸被大货车撞到，闯祸的司机怕吃官司，开足马力逃走，许伯被路人送往医院救治，由于伤及脑部，且年事已高，三天后，他就长眠不起了。”^{[1][P53]}在这篇小说里，陌生的路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将许伯送进医院，这是人的爱心。而肇事司机的潜逃就展现了另一类人的怯懦，卑鄙，他们是非不分，自私自利，无信仰，无爱心。遇到问题就逃。年腊梅用了对比的手法，将两类人的本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她没有用华丽的言语修饰和渲染，可是读者在朴实的故事和清晰的文字中已能体会到她的用意。

关于许伯与他的儿子许某的关系。年腊梅在文中没有正面描写。而是以报纸上的新闻和旁人的谈话为媒介来向读者展示的。两则不同时间段的新闻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是在许伯在世时的：“侨商许某，偕夫人出国考察……哎！有钱人真好，一年出国好多次，一会去美国，一会又去大陆……”^{[2][P50]}小说中的肥叔拿着报纸念叨叨地向众人诉说。

另一则是在许伯去世后：“侨商许某之令尊翁大利老先生，不幸于本月某日寿终泰寓，享寿七十有二……哎呀，那个富人果然是卖炭伯的儿子，卖炭伯死了，他儿子那么有架势，他要出来卖炭干嘛？真是奇怪！”^{[3][P52]}这同样是肥叔看着报纸向旁人念叨着。

年腊梅通轻描淡写的叙述，鲜明地将许伯和他的儿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个性和生活状况展现出来。许伯穷困，儿子富裕，可是许伯生前没有享过儿子的福；许伯孤身一人，风吹日晒，拉炭卖炭，援助别人的孩子上学。最终却这样命丧黄泉。从许伯身上表现出了人性的善和美；另外，如许伯的儿媳妇，嫌弃许伯，这是致使卖炭的原因之一。这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势利嘴脸，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奇不有。善恶就好比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人人都有一个心魔，如果把持不好，就会偏向魔鬼的一方。人需要有衡量是非的判断力，人需要有信仰，唯

[1][2][3] [泰]年腊梅. 湄南河畔的故事[M]. 曼谷:八音出版社, 1970. (7)

有内心有信仰的人才值得人们敬仰和怀念。许伯的死和许某今后的人生会有什么关系，舆论会困扰到许某吗？许某的本性是怎样的，因果报应会在他的人生中显现吗？而受许伯资助的王嫂的儿子大弟，又会面临怎样的人生，又会怀着怎样的处世态度？还有肇事司机之后会面临怎样的处罚……？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生死循环，一切皆有定数。年腊梅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纯朴的卖炭翁的故事，却能使读者心灵涌动。这就是《推炭车的老头》给人们留下的思考。

年腊梅在描写风尘女子的作品中，也有宗教情结。她怀着同情，普度众生的信念来描述卖春女的凄惨遭遇，讲述她们的家庭背景。没有夹杂歧视和贬低的思想感情，反而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在《花街》中的卖春女汪娜是一个典型的苦命人，不仅丈夫背叛，更可悲的是，她的家人也冷漠无情地榨取她的血汗钱。那是什么让汪娜愿意去做“租妻”，愿意去“卖笑”，愿意不顾自己的身体去铤而走险？是爱，是信念。是她对孩子的爱和对未来的信念。年腊梅对于汪娜人物性格的塑造，并不是将她渲染成一个反面的底层妓女，而是赋予了她个性化的人格，汪娜就好比是一群卖春女的代言人，她集所有不幸于一身。可是即使这样，她仍然坚持活下去，知道父母兄妹的冷血，她仍然愿意把自己的血泪钱给他们。这不仅仅因为她把孩子寄养在父母家中。这里也展现了汪娜的爱心，即对父母兄妹及孩子的爱心。即使遭遇更凄惨更悲伤的事，她也愿意去承受。汪娜扮演了为人母和为人子的两种双重角色。人性本善，是什么让人们冷漠无情？是什么使社会不平等？有富人与穷人之分？是什么让下层社会的人必须屈尊于上层社会……？是钱，是利益，是环境的因素，是历史的原因。年腊梅通过描写风尘女子的生活遭遇，也向读者阐述了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在人性遭受践踏的年代，是什么支撑着卖春女们的生活，是她们心中的信仰，是她们心中的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腊梅也用了对比的手法反衬了上流社会人们高品质的生活与肮脏的内心，以及底层社会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纯洁高尚的心灵世界。这一群卖身女，她们贫穷，她们卖身，但是是为了养活她们爱的人，她们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怜惜。即使肉体备受摧残蹂躏，她们仍然对未来抱有信心。

年腊梅是一个创作的多面手，她除了小说创作外，还写了一批散文。年腊梅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她的散文与她的小说一样朴实无

华。它们的落笔点也都是生活的琐事，尤其是谈花说草。比如写茉莉花、番石榴、石莲、仙人掌、白玉兰、芭蕉、老榕树、野草、长青藤等等，这些都是年腊梅的散文取之不尽的素材。年腊梅的散文中弥漫着清醒自然的气氛。使人读了心旷神怡，而且年腊梅的散文还充满爱心，使人能够从花草中体味到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哲理。

年腊梅在繁重的编辑工作外，在写小说、写散文和写诗之余，还广为搜集资料，写出了《泰华写作人剪影》一书，为外界人士、研究泰华作家提供了方便，这也是年腊梅为泰华文坛做出的一份特殊贡献。这也是她爱心的具体体现。

结语

年腊梅和老舍的作品都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揭露当时的社会现状，表现生活在社会底层平民的人生百态。《月牙儿》，《微神》，《骆驼祥子》，《花街》，《黑腊肠》，《四世同堂》和《轻风吹在湄江上》等都是对旧社会愚昧无知，旧制度冷漠无情的彻底控诉，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年腊梅和老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一个“真”字，他们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的艺术的再现了二十世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痛苦人生；他们的文学也表现了一个“善”字，他们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对笔下的人物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爱；他们的文学创作还表现了一个“美”字，他们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

在半封建办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动乱不安，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生存都难以保证。尤其是女性，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了卖笑生涯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这是时代的悲剧。老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超乎常人想象的沉思和反省。老舍笔下的正派市民形象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剖析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除害，从而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平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着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

市社会的认识和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受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泰国华文作家的作品也多以反映泰国政治动乱，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缺陷，金钱诱惑下的人性本质，以及旧社会的世俗观念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也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她们习惯了逆来顺受，无论是父亲还是丈夫之命，她们都要服从。因此，善良的本性使她们沦为妓女养家糊口。这不仅是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同时还反映了跌入生活底谷的她们对人生仍充满希望，仍会互相眷顾，这反映了人民渴望社会文明进步、人与人之间友善和谐的愿望。

年腊梅和老舍的创作视点可总结为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他们关注的始终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市民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社会的文化，以及一个群体的文化。其中，宗教信仰也属于这一范畴。

年腊梅和老舍的作品大多含有一种悲剧色彩，他们创作的初衷似乎都具有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两位作家都能把握住悲剧意识与现实的侧重点，在描写一个黑暗社会的同时也能体现人物本性的闪光点。

泰华文学自二十世纪初形成并逐渐发展繁荣，其原因有特殊的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泰华文学源于中国文学，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与中泰两国的政治经济变革密切相关。泰华文学是泰国华人作家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植根于泰国的土壤，与泰国文化相结合的统一体。所以在年腊梅与老舍作为个体的文学对比中，既有相同点也有各自的特色之处：即他们都以汉语为载体，使用相同的文字。年腊梅的作品集泰国的文化和中国文化于一体，同时也具有当地民族语汇的特色；老舍的作品侧重中国文化及世界环境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两位作家写作的语言特色、人物刻画虽不尽相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他们都能轻松自如地驾奴在语言之上，以极具亲和力和色彩斑斓的故事情节吸引着读者的艺术味蕾。其作品选材大多出自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熟悉的生活环境。因此，老舍和年腊梅创作的共同点是历史大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理论认为：主题学“它既可以对某种题材，人物，母体或主体在不同民族中的流传演变作历史的追寻，也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中类似的题材，情节，人物，母体，主题作平行研究。”“探讨不同作家对同一或相似题材的处理，可以窥视不同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个性，这是研究主题学的价值之一。”“一国文学往往有一些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放在本民族的文学中也许不太明显，但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用主题学的方法探讨，就会使这些特征辉映得更加鲜明，使我们对各自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楚。”^{[1][P55]}运用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年腊梅与老舍文学创作比较研究，笔者认为：

早年的中国移民和随之带来的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泰华文学奠定了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与泰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世界华文文学分支——泰华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泰华文学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影响，年腊梅的文学创作中凝聚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宗教文化的底蕴。

一. 年腊梅与老舍在文学创作中的相同点

(一) 相同点：

1. 写作的题材相同。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写寻常百姓为主，作品选材大多出自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熟悉的生活环境。
2. 塑造的人物形象相同。他们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风尘女子，工人，小业主，市井小民等。
3. 表现的主题相同。他们关注人民生计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琐事中反映时代主题；他们描写社会底层民众的人生百态，喜怒哀乐，鞭鞑社会的黑暗及人性的丑恶；对笔下的底层人物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和关爱。
4. 作品风格相同。年腊梅与老舍都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来关注社会与人生，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写作中，描写真切细致，行文叙述生动，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他们的语言都朴实，形象，生动，并能轻松自如地驾驭语言，以色彩斑斓的文采吸引着读者的味蕾。

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作者，其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如此相似呢？究其原因：

[1] 胡亚敏. 比较文学教程[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

（二）相同的原因：

1. 时代背景相同。老舍笔下的中国与年腊梅笔下的泰国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当时社会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泰国，作家们（包括泰华作家）都高举艺术“为人生”的大旗，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表现人民的苦难。

2. 身世经历相同。他们都出生于贫寒家庭，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童年时代，和艰苦奋斗的青年时代。他们深知社会的黑暗和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劳苦大众的苦难。他们的身世经历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3. 宗教意蕴相同。因为他们都有着宗教信仰，所以他们处处宣扬博爱，奉献。其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及人道主义情怀。

（三）结论：

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扎根于民众，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作品是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年腊梅的文学创作与老舍一样，来源于生活，它真实的，艺术的再现了二十世纪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人生。因此年腊梅的小说创作在泰华文学史上是有着不可忽略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的。

二. 年腊梅与老舍在文学创作中的不同点

（一）不同点：

1. 作品及语言特色不同。老舍出生在北京，其的笔下人物主要是北京人。其作品具有浓厚的京味儿。老舍的作品集通俗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考究而不雕琢，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具的个性色彩。他的作品中的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加工锤炼而成的，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句法灵活而又生动传神，诙谐幽默。选词富有个性和节奏感；而年腊梅出生在泰国，其的笔下人物主要是泰国人和泰国华人，其作品有着浓郁的泰国风情；年腊梅的作品具有散文的特点。语言自然、平易、流畅，清新质朴。用词细腻准确，富有感染力。她的作品中也参有一些潮州口语，使读者感觉更亲切。

2. 作品的量不同。老舍作品的量多，而且很多都是宏篇巨著；而年腊梅作品的

量相对较少，而且大多只是中，短篇。

3. 作品的深度和高度不同

(1) 深度不同。老舍对人物的塑造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而且人物塑造有深度，有立体感；而年腊梅的作品悲剧意识不足，人物塑造较为表面化，扁平化。

(2) 高度不同。老舍的作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思考探索人性及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有高深的艺术造诣；而年腊梅的作品虽有涉及，但其高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对于年腊梅与老舍其文学创作中的不同点，究其原因：

(二) 不同的原因

1. 内因：

(1) 年腊梅视野不够开阔。老舍因基督教的关系，结识了很多文学界，宗教界的人士，特别是去英国五年的讲学，使他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视野，加上他自己的生活和文学积累，他把西方的悲剧创作理论运用发挥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而年腊梅没有出过国，她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影响，她的小说是按中国小说的传统模式来创作的。因而悲剧意识不足。

(2) 年腊梅经历不够丰富。老舍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亲眼所见西方的文明进步和中国的愚昧落后，并亲自投入抗战的激流中，因而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思考探索人性及国家和民族的出路；而年腊梅从一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曼谷，除了一段做苦工的经历外，大多数时间都在报馆工作。因此，她只能写她所熟悉的人和事，难以站上一个更高的高度。

2. 外因：不具备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因为泰华文学起步晚，加之缺乏各方面的支持和与外界的交流，更主要的是由于泰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使泰华文学的发展一波三折。泰华作家们不但要为生活奔波，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写作，而且还要自己筹钱出书，甚至还有坐牢的危险。

(三) 结论：

由此可见，泰华文学发展到今天真可谓历尽艰辛；泰华文学先辈们为文学而奋斗奉献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今天，泰华文学还处于不完善，不成熟阶段，还有待泰华写作人的加倍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

最后，衷心祝愿在泰华文学的园地中，土地肥沃，阳光灿烂，不仅百花争艳，硕果累累，而且长出参天大树，绿荫满园！